

聊斋闲品

作家应有“隐身衣”

♣ 陈鲁民

已故作家杨绛，生前一直笔耕不辍，著作颇丰。93岁时还写了《我们仨》，96岁时出了《走在人生边上——自问自答》，103岁时出了《洗澡》的续集《洗澡之后》，还精心整理了72卷本的钱锺书手稿集。她在谈到自己的创作经验时说，因为我有一件“隐身衣”，所以才能排除各种干扰，心无旁骛，集中精力搞创作。

她的“隐身衣”，具体来说就是闭门谢客，拒绝采访，低调内敛，甚至不参加自己文集的发布会。就连九十、一百大寿，这些格外重要的节点，她都谢绝上门祝贺。因而能聚精会神，“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

其实，许多成功的作家、诗人，都喜欢穿“隐身衣”。作家王蒙说过：“要面向写作，背向文坛。”台湾作家刘隴说：“要写作吗？先关上你的门。”这些都是弥足珍贵的经验之谈，也是“隐身衣”的另一种说法。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基本判断，当一个正值盛年的作家突然销声匿迹，脱离公众视野，没有一点他的消息，好像人间蒸发一样。甭问，那他准是躲在哪个地方潜心创作，不久的将来，当他再次现身，一定会给读者带来新的作品与惊喜。

反之，如果哪个作家没有“隐身衣”，老在外边作秀，三天两头见报，四街八巷演讲，广播有声，电视有影，那他八成是黔驴技穷，江郎才尽，再也写不出什么精品佳作，就靠吃老本混日子了。正因为深谙此道，20世纪50年代，著名作家茅盾任文化部长后，曾打报告要求减少自己出国访问、开会应酬的次数，以留出一点创作的时间，换言之要有点穿“隐身衣”的自由。可惜没有如愿，始终忙于各种事务，以致于他人生的后20年没有像样的作品问世，不无遗憾。

有一次，作家余华从美国讲学回来，感到非常“惭愧”，因为，他到美国后才发现，“欧美那些大名鼎鼎的作家，都甘于寂寞，常年隐在家里，用写五本书的精力去写一本书，而我们却都在用写一本书的精力去写五本书，主要的精力却用在抛头显面上。”所以，他也要求自己穿上“隐身衣”，减少应酬，排除干扰，少写情写，潜心创作。无数经验表明，一个作家，要想有点成就，至少在你创作期间，一定要穿上“隐身衣”，远离喧嚣的尘世，拒绝各种世俗的诱惑。如果太在乎外界的评价，太热衷于各种活动，心绪不安，神鹜八极，就不可能创造出好作品，更不可能超越时代。

对于一个作家、诗人而言，经常穿“隐身衣”，宁静而安心地写作，老老实实地爬格子，应该是他的生活常态。当然，作家不是生活在真空世界，也有七情六欲，也食五谷杂粮，也有名利之心，虚荣之念，所以既需要穿“隐身衣”，也需要夸官游街，“一日看长安花”，关键是要把握好这两者的尺度与分寸。如果一定要给一个比例，我以为大体上一分显露、九分隐身为宜。毕竟作家不是演员，立身处世靠的是文学作品，而不是演技，更不是脸蛋。

一个拒穿“隐身衣”的作家、诗人，天天在外边抛头露面，高谈阔论，享受鲜花掌声，美酒佳肴，风光倒是挺风光，舒服也挺舒服，但要想写出点像样的东西，恐怕难了，甚至于落伍排队被淘汰出局也不远了。

饲养鸟鸣

♣ 苗见旭

黎明尚未褪尽纱衣，喜鹊的啼叫已叩响窗棂。那清脆的“喳喳”声裹着晨露的清冽，穿透玻璃钻进屋内，带着破晓时分独有的雀跃。我蜷在被窝里，无需睁眼，便能勾勒出它们鲜活的模样：黑白相间的大喜鹊抖落竹枝间的夜露，黑头蓝羽的灰喜鹊扑棱着翅膀，晨光为它们的羽毛镀上一层流动的釉彩，像极了从童话里蹦出的小精灵。领头的喜鹊昂首挺胸，宛如威风凛凛的将军，率领着麾下“小兵”，在彩钢瓦上列队蹦跳，叽叽喳喳的讨论声里，藏着只属于它们的晨曲。不多时，这支雀鸟队伍便依次俯冲而下，落在狗窝旁，争相啄食那些被称作“残羹冷炙”的美味。

这些“残羹冷炙”，是头一天傍晚母亲喂狗狗的狗食。母亲总是把狗食盛在盆里，放在狗窝边。狗狗被长期拴着，或许是活动范围有限，消化不良，它的食欲总是不太好，常常吃一点就拖着绳子回窝卧下了。母亲见状，便会走过去，掀翻狗食盆，把剩下的狗食摊晾在水泥地上。起初，我看到母亲这样做时，没顾上多想，只是觉得她是怕狗食馊了。后来才发现，这原来是母亲特意为了喜鹊准备的。

母亲是个精打细算的人，她总是能把生活中的点滴安排得妥妥当当。一盆剩饭，喂了一只狗狗，又养了一群喜鹊，这在母亲眼中，便是极划算的事情。她总是说，不能浪费粮食，丢掉可惜了，要让它们都派上用场。于是，每天傍晚，当夕阳的余晖洒在院子里，成群的喜鹊便是相约好了似的，风一样地从夕照里飞来，雨一样地散入竹林。它们叽叽喳喳地议论着，像是在讨论一天的见闻，又像是在商量着明天的计划，直到夜幕降临，鼎沸的竹林才恢复了清寂。

然而，这宁静的生活偶尔也会被打破。有几次，儿子养的拉布拉多跑入竹林狂吠，惊得喜鹊四散飞起，竹林里一片嘈杂。母亲看见了，便拿了一根竹竿，象征性地去抽拉布拉多。儿子在一旁急得直喊：“妈，你轻点，我狗狗跟你的老黄可不一样，我这狗狗花了几百块钱买的，打死了，你赔！”母亲听了只是笑笑，不回答。她知道，儿子是心疼他的狗，可她更心疼那些被惊扰的喜鹊。做完这些，她便会坐在院子里，看着喜鹊瀑布般前仆后继地飞下房脊，去抢食结了痂的狗食。她笑眯眯地看着，眼神里满是慈爱，就像看着她那俏皮的孙子。

喜鹊的叫声在院子里回荡，时而婉转，时而清脆，那声音从鸟儿的胸腔迸发，却轻轻落进母亲的心底。在这些或欢快或悠长的啼鸣里，母亲找到了生活的乐趣，觅得了心灵的安宁。她用自己的善良与温柔，喂养着满院的鸟鸣，也滋养着这看似平凡却又无比珍贵的岁月。

灯下漫笔

有句俗语，叫“好饭不怕晚”，意思是说好事等一等没关系，这和常说的“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好事不在忙中取”“天下无难事，只怕慢慢来”等意思差不离。

等饭吃的感受恐怕谁都有过，再好的美味佳肴，过了饭点大概也是要打折扣的，特别是对于有低血糖的人，等饭有时等于要命，所以好饭也得是时候；引而申之，凡好事，或好的东西，惟有当正被期待或需要时，方能物有所值，甚至物超所值，否则一样要打折扣，甚至一文不值。

譬如饮中佳品茶叶，是明前茶还是明后茶，是雨前茶还是雨后茶，清明前后，谷雨左右，采摘时间就差那么几天，茶的品质却相去甚远，市场价格也有云泥之别。再譬如美味“长江三鲜”，刀鱼有“明前骨软如棉，明后骨硬如针”之说，河豚在冬季和春季最好吃，鲥鱼则在每年4月下旬至5月初最鲜美。美食烹制也一样，如苏东坡文火炖肉之所谓“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还有俗语所谓“千滚豆腐万滚鱼”“煲三炖四”之类，其意义恐怕绝不在于慢工细作的厨艺本身，而在于能适时迎合人的味蕾。

梵高的画作没有在19世纪印象派兴起的



荐书架

《无剧本出演》：开创大众文艺写作新范式

♣ 脚 印

近日，陕西籍作家王军的散文随笔集《无剧本出演》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作品立足于对日常的体察和记录，以真诚幽默的笔触，展现了他对古都历史、人文的高度关注，对城市再造和公共事业的饱满热情，也使人感受到作者对历史文脉与现代文明有机融合所做出的探索和努力。

《无剧本出演》中，既有对“谐音梗”和方言、古字词的运用，也有对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和价值体系的思考。作者秉持“我手写我口”“可诵读写作”的独特创作理念，主张与民间口语生动、完美融合。不

也是这样清和微淡的天气，微淡的清愁，莫名的惆怅，心思敏感又华丽飞扬的青春，喜欢坐在窗边，喜欢对着窗子读诗，喜欢读席慕蓉的《盼望》。一遍遍徘徊在唇边心底的是这几句：“如果能在开满了梔子花的山坡上/与你相遇/如果能深深地爱过一次/再别离/那么/再长久的一生/不也就只是/就只是/回首时/那短短的一瞬。”

那时候，不理解，也不喜欢诗中的忧伤惆怅，深深迷醉的是“开满梔子花的山坡”，这是在我们那个偏远的小镇我能想象的最华丽的浪漫，比朝阳还清新，比晚霞还绚烂，比学校旁边三月的桃花林还灼灼。从没有走出小镇一步的我不曾见过梔子花，我们这里更没有山坡，到处是平平的，平平的田野，平平的庄稼，平平的人们，平平的生活。

窗外，斜阳脉脉，沉静绚烂。一群即将毕业的学姐学长在校园里拍毕业照，他们远观近看，商量着找一处角度好、风景美的地方拍照。我又想起了席慕蓉诗中的梔子花，浪漫美丽的梔子花最适合定格在毕业照上，和人生的韶华时光相互映衬，成为生命里难忘的时刻。

没想到，这样的念想等到我们那一届学生拍毕业照时竟实现了。

那一年，学校新来了一位音乐老师，却十分喜欢花木，经过老校长同意后，课余时间，她在学校角落落落都栽满了植物，绿莹莹的，爽心悦目。教学楼前有一个红砖莹的花坛一直闲着，音乐老师也在那里种上了花。听同学说，是梔子花。看着花坛里长相平平的绿叶子，除了绿得浓一些，也没

黄金时期被发现，而是在其离世多年后的20世纪初才惊艳于世，也是一大憾事，否则其艺术价值无疑能更早地得到世人的认可，其个人悲苦的命运也可能有所改观。和梵高相比，有“德国化学之父”之称的李比希就更是遗憾了，因为他在巴拉尔发现化学元素“溴”之后，重拾以前因粗心未做完的实验，继而也发现了这一元素，但众所周知，因发现“溴”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是巴拉尔，而不是他。有意思的是，因优先权问题，科学史上还发生过不少著名的争论，譬如牛顿与胡克谁先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牛顿和莱布尼茨谁先发明微积分、达尔文和华莱士谁先提出进化论，等等，虽然最后尘埃落定，有的握手言和，有的却因此结下了梁子；文学创作也有个先来后到的问题，譬如西晋时期，有“太康之英”盛誉的陆机正酝酿撰写《三都赋》（《魏都赋》《吴都赋》《蜀都赋》）的时候，不曾想文学青年左思已花十年心血完成这部巨著，并一时引得世人争相传抄，以至洛阳纸贵，在读了左思的《三都赋》抄本后，陆机大为赞赏，同时也不无遗憾地放弃了自己的写作初衷。

事实上，好事要趁早、趁时、趁势。好事要趁早，是说赶早不赶晚，早打算，早行动。常挂



人与自然

《无剧本出演》：开创大众文艺写作新范式

♣ 脚 印

堆砌华丽辞藻，不铺排浮夸修辞，坚持以质朴的文本直抵人心，且擅于运用声觉留白艺术，在文本中预留想象空间，从而形成了模拟自然呼吸节律的、文字向语言靠拢的新型写作风格，实现了文字即语言的文体创新，极具张力与幽默、鲜活特质。

作者熟练运用普通话、陕西关中方言、“陕普”和河南官话，使作品中的语言韵律可通过感官实现穿越，是一种美学的声感体验革新。这种对“可诵读写作”的理念追求与贾平凹散文“用最俗字达至虔诚”的美学追求异曲同工。

人与自然

花开如玉

♣ 耿艳菊

什么特别之处。我有些失望，但更多的是期冀和兴奋，不管怎样，诗中的花要开到我们的校园里了。

我们毕业班那会儿没有了音乐课，喜爱花木的音乐老师不教我们，但她常常在校园里照顾她种下的花草草，我们对她并不陌生，甚至有一种亲切感，有时会帮她给花木浇浇水。我很快就从她那里得到了确定的答案，红砖花坛里种的就是梔子花。

“就是席慕蓉诗中开满了山坡的梔子花。”音乐老师笑盈盈地再次温柔地说道。没想到她也喜欢诗歌，也喜欢那首《盼望》。我们站在枝叶浓绿的梔子花前说着梔子花的故事，忘记了毕业考试升学压力焦躁，一时欣喜如遇知音。她还给我讲，她种下的梔子花还是汪曾祺散文里的“碰鼻子香”，香得掸都掸不开。

汪曾祺是谁，我那时还不知道，却因此而更加期待梔子花开。可是想让自己毕业在即，又担心等不到梔子花开就要离开了。音乐老师笃定地安慰我，我们毕业之前，她种的梔子花一定会开花的。

一边盼望着时间快一些，可以早一点

在嘴边的是，立志要趁早，努力要趁早，成才要趁早，成功要趁早，甚至出名要趁早，趁早说起来总是件好事，只要不太过急功近利，急于求成。清彭端淑的《为学》讲了这样一个寓言故事：蜀地有贫富二僧，贫者对富者说他想去南海，富者说多年来他一直想去，想买艘船乘船而去，你啥都没有怎么去？贫者说带上简单的食具就足够了。到了第二年，让富者感到惊讶和惭愧的是，贫者果真从南海回来了！世上哪有什么万事俱备，甚至哪有什么条件成熟，立足现有条件尽早去做才是正经，才是硬道理。当然，相比这个寓言中的富僧，西晋陆机倒不是磨叽，他是因为到当时的京都洛阳晚，形成的想法晚，所以让左思抢了先机，否则事情怕也不好说。

好事要趁时，是说凡事要及时、适时，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辛弃疾《水调歌头》中“桃李趁时栽”，唐诗名篇《金缕衣》里“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便是这个意思。世界科技史上有桩著名的悬案。20世纪80年代，英国人莫里斯·沃德发明了一种被称为“星光”的耐超高温材料，这种材料能抵御10000℃高温，但沃德出于保护名利权等考虑，死守着自己的实验秘方不放手，也不与人合作，直到有

朝花夕拾

村东头的麦秸垛

♣ 袁占才

夜来幽梦，又拱麦秸酣睡。老了老了，心居然会栖居在那儿，一梦就遁到村东头的麦秸垛。

忆及童年，蚂蚱一样来回蹦，蹦到麦秸垛下逮青蛙、捉蜻蜓、扣飞虫，一不小心，瞌睡虫钻进眼皮。母亲满空里喊，每每到麦秸垛根儿起，拧我的耳朵唤醒我。

老家在豫西，弹丸小村，不知从哪朝起，恩赐个“张飞沟”的俗名，叫惯了，哪名都没这名好。四季里，村景魔术似的换：飞燕剪春，金蝉噪夏，风狂了，雨乱了，不动声色的是村东头的麦秸垛。经冬历春，眼看它要消失，芒种一到，家家爆炒，转过身，星罗棋布，它又耸在了那儿。它是村魂，和村庄并列，和村庄依偎。薄雾里夕阳中，它馒头一样，馨香温软，喂养着一村的生灵：牛羊吃它，猪窠垫它；做饭烧它，苦房用它；床上铺它，枕里填它；没袜穿，连脚窝里也塞它。它和麦子一样名贵。从麦秸垛上撕下点燃的麦秸火燎焦，像两口子生气，看上去火苗高，烧得快，熄得也快。一次，回叔与荣卿因针鼻儿大的事拌嘴，荣卿麦秸发脾气上来，寻死觅活，留着山羊胡子的五爷把俩人拽到麦秸垛前，却不评理儿，指着麦秸垛质问：“你俩吃不吃了，烧锅不烧了？”两人噤语。

夏蒸秋闷，麦秸垛前却透风，夜幕一笼，不约而同家家端碗赶到垛前，慢慢吃扯扯，家长里短的话，让虫鸣作伴奏，扔给麦秸垛听，飘给星星听。秋凉了，垛前已少人影，喝罢晚汤，我们几个秤杆高的孩子缠着光棍十一叔，假到垛根儿，让“故事婆子”十一叔说鬼说仙。十一叔一眯眼一眯眼，慢吞吞地开讲，原以为他天生一眼大一眼小，直到我十几岁，才晓得他原是一眼大一眼小，起了霜，落了雪，冬阳下，老人把麦秸垛掘个窑窝，一蹲一卧大半天。夜晚背风避人，垛下又成了约会的好地方。

圆周周的麦秸垛，胖墩墩的麦秸垛，倔强似的屹在村东，花儿似的开在村东，不多不少，一个。它像村庄一样，呈暖黄色。张飞沟，

人与自然

花开如玉

♣ 耿艳菊

欣赏梔子花开；一边又期盼着时光能放慢脚步，在种着梔子花的校园里多待一会儿。就在这样矛盾的心绪里，天气一天天热起来，迎来了夏天，迎来了毕业升学考试前的最后一次模拟考试。

答完试卷上的最后一道题，没有再回过头来检查一遍，就交了上去。屋里太闷了，迫不及待想出去透透气。刚走出教室门，迎面一阵凉风，还携着幽幽淡淡的芳香，令人神清气爽。脑海里突然就闪现出梔子花，音乐老师所提到的“碰鼻子香”，一定就是了，一股巨大的喜悦拽着我，循着好闻的香味，快步到了红砖花坛边。

果然是梔子花开了，已经有一群同学满脸惊喜地挤在那儿看花。我也凑过去，只见五六朵白色的花安安静静地缀在青绿的枝头，不知为什么，那一刻，心里竟然冒出隐隐的失望，完全不是我预想的华丽绚烂，一点也不耀眼。同学们叽叽喳喳地讨论着梔子花。来了一波又一波看花的同学，她还愣愣地站在花前。这时，竟看出了一点好，一点喜欢。

梔子的花瓣虽不绚烂华丽，但却耐看，

一天突然去世。后来科学界曾尝试复现“星光”，遗憾的是都没有成功。试想，如果“星光”不是被带进了坟墓，而是被公之于世，进而被推广应用，譬如被应用到像航天器、消防甚或核防护等需要耐高温超高温的装备或设施上，人类的科技水平无疑会前进一大步，沃德本人也会因此赢得名声，流芳于世。

好事要趁势，是说要借助有利条件，主动积极作为。扬帆远航凭借风势，两军对垒需要气势，战场上乘胜追击，趁的是胜利之师摧枯拉朽之势，《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借东风”，成功助力周瑜火烧曹操大军，也是趁势或借势一例。这些年来，我国科技事业日新月异，新的成果和产品层出不穷、呼之欲出，在现代通信和数字技术、人工智能、航天、量子、生物和新能源科技、超级计算机以及桥梁和高铁技术等领域，均已居于世界前沿或领先水平，这无疑也是趁的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之势，当然反过来又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发挥了强大的科技引领作用。如今，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步伐迈向伟大复兴，恰逢其时，恰逢其势，惟又愿意拉胯或掉队，而不是乘势而上、顺势而为、努力作为、多做贡献，以无愧此生呢？

朝花夕拾

村东头的麦秸垛

♣ 袁占才

西面是沟，北面是岗，麦秸垛矗在村东最合适。我原不明底里，打问住在村西头的孟爷方明白，夏日里刮的多是东南风，东南风扬场顺；再者，晨曦里醒来，家家推开院门，打一打眼，就看见了麦秸垛，心里就安稳、妥帖。不唯俺村，大平原上，留心察看，所有的麦秸垛几乎都在这个位置。高高大大的麦秸垛，是家庭股实的象征。那年月闺女找婆家，一是看婆家家里有几口大缸，一是看婆家麦秸垛大小。夏至刚过，匡叔的大儿子说下一铺媒，丈母娘和闺女第一次来相亲，媒人指着路边最大的那垛麦秸垛，说：“这就是老匡家的麦秸垛，闺女过门，天天请吃白面馍了。”未来的丈母娘一听笑逐颜开，果然，这铺媒顺风顺水就说成了。

我家门口，垛过很多垛，有草垛、豆秸垛、玉米秆垛、红薯秧垛。这些个垛，房前屋后，随便一撂，缺乏美感。而麦秸垛家家精心侍弄，都把它当作盖房垒屋一样去构筑。垛垛前，看天气卜吉凶借人力，连明彻夜。离家三五步，婆娘们把饭送到场边儿。垛垛最怕下雨，淋了雨，麦秸极易霉变。所谓的麦忙，一半在地，一半在场；场里的一半，又是忙在了垛上。

我的大哥大我17岁，我看他用桑杈又着小山一样的麦秸，人埋在小山下，一步步游移，一杈一杈，胳膊抡圆了往垛上抛，羡慕得不行。而随着大哥“喂”地抛上，父亲在垛上用杈稳稳接住，挑到垛周，添添挪挪，踩踩平平，起顶修边，像打磨、塑造一件精致的艺术品，父亲起出的垛结实、美观，远看像一朵灵巧的蘑菇云，于是，父亲就有了“垛把式”的称誉。在俺村，能称得上把式的也就车把式、犁把式、牛把式、垛把式这么几种。那段时间，父亲这家请那家邀，成了香饽饽，为别人家忙个不停。他站在垛上，大声喊话，一边忙火一边指挥，像将军一样。母亲虽有怨言，人前，却也感觉脸上荣光。

消失了的麦秸垛，在那个年代，它是村庄烟火的原头、是村庄的另一个样子啊。

而且十分宁静，在夏日的焦躁闷热里给人一种清凉意。

等我们拍毕业照的时候，红砖花坛里的梔子花差不多全开了，朵朵洁白清凉，如翩跹的蝴蝶飞舞。我们站在红砖花坛后面，相机在那一刻定格了梔子花的美和我们年轻飞扬的笑脸，且被我们永久珍藏在美好的青春记忆里。

我珍藏的那张毕业照后面，还请种梔子花的音乐老师写了毕业赠言，她用飞扬的字体写：“世界辽阔，愿你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愿你如梔子花一样始终花开如玉！”

梔子花开宁静清幽，花瓣的确如玉美丽丽温润。年少时，对音乐老师所写的“花开如玉”也仅仅是字面上的理解。直到多年后，经历一些世事，站在盛开的梔子花前，想起“花开如玉”，才恍然大悟了字面意思后面的另一重深意。一个人这一辈子要经历很多，会经受各种考验和磨砺，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境遇，人生不会一帆风顺，生活也不会都是风和日丽，但我们应该像梔子花一样灵魂里拥有“掸都掸不开”的芳香，骨子里的质地和颜色如玉一样清澈，在纷繁万象里能保持自己的宁静，活得有温情，有温度，有风度。

后来读到汪曾祺的散文《夏天》，里对梔子花的描写，说“凡花大都是五瓣，梔子花却是六瓣”，又说到梔子花“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

没想到梔子花还这样洒脱和率真，这也是我们在纠结和犹豫的生活里该学习的地方。潇潇洒洒，自在自在，快快乐乐，行走在人世間。